

小 一 闹 江 湖

烟波客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第34章 梦系魂牵

马占一送走了张本清，回到大厅，见制台大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。见他进来，说道：“请马先生和我一起见夫人，也商议如何迎回珊珊。”

德馨和马占一来后堂，马占一刚要向富夫人客气一番，德馨一摆手说道：“马先生快坐下，你先说一说认定了秋虹就是珊珊的经过。”

马占一坐下，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切。他对如何迎回珊珊早已胸有成竹。他说道：“至于如何迎回珊珊小姐，学生的管见是……”

“请马先生不要客气，老夫正是请先生为我筹划的。”

“据学生所知，王夫人非常爱她的两个女儿，大人知道，秋氏姐妹是一对一天到大观楼戏院唱戏。每夜归来前，他们的母亲均是倚门翘首而望，直到女儿归来。所以我们对秋霓的母亲必须以礼相待。其一，她对珊珊小姐有十几年的养育之恩，珊珊小姐虽然为她登台唱戏赚钱。珊珊小姐可是一位才女，如果没有秋氏夫妇的精心培育，琴棋书画是不会有那么高的造诣；其二，正因为王夫人把珊珊视为亲生女儿，她对王夫人感情至

深，天下之情，莫过于父子情，母女情，如要不以礼相待珊珊小姐的养母，会伤了小姐的心。也许至今珊珊小姐还以为王夫人就是她的生母。这就是说，她根本不知道她是自幼卖给秋家的。突然有人认她是亲女，她的感情会受到极大的震动，所以如何揭开真象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德馨夫妇深以为然。富夫人忍不住问道：“难道珊珊会不认生母？！”

马占一笑道：“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珊珊小姐想，诚然她不会不认生母，不过也有这个可能。”

“一个相府千金，一个唱戏的伶人，难道珊珊放着相门千金不做，非要做一个下贱的女伶！”

马占一知道；富夫人的“相府千金”之说，是因制台大人曾做过一任工部尚书。笑道：“夫人想必听说过雍王朝年羹尧，年大将军的事。年大将军被贬杭州，知道必死无疑，他把怀了身孕的爱妾刘虹托给了朱秀才。雍正爷临死之前，赦免了年大将军，并传旨请年大将军的遗腹子来京袭爵。摆在年大将军爱妾刘虹面前的就是公候夫人。母亲和穷秀才的妻子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。相传，那位朱秀才和刘虹逃难相濡以沫，将近十年，只是做了名义上的丈夫，刘虹见儿子终于有了出头之日，可是她却坚决地选择了后者，宁可做秀才的妻子。这是为什么，不过是为一个“情”字。”

富夫人紧张起来，马占一笑道：“依学生之见，先向王夫人晓以大义，我料到她绝不会——也不敢留住珊珊小姐不放。只要她肯劝珊珊小姐认亲归宗，我想珊珊小姐是不会拒绝的。还有，大人要许以万两白银给王夫人，这绝不是赎回珊珊小姐，是为十几年养育之恩的补偿。还有最重要的一节，绝对不能再提起秋家是如何买了珊珊小姐，因为珊珊小姐的伤疤，和头上

两个漩儿，已证明了她的真实身份，更无必要提起那令玥玥小姐伤心之事。”

德馨夫妇深以为然。

马占一说道：“学生毛遂自荐去一趟秋府，同时还请夫人派一位有地位仆妇，带四名侍女和学生一同去秋府。”

“为何要派一名仆妇和四名侍女。”

“夫人请想。如果王夫人同意接回玥玥小姐，学生会令随从飞马来报，立即将小姐接回。不过学生预料，他们母女定会恋恋不舍，就让那位仆妇和四名侍女暂留秋府，也让玥玥小姐稍尽母女之情，不过最多滞留三日，学生会说服王夫人的。”

“就请马先生辛苦一趟了。”

马占一率罗翰公子的奶娘和四名侍女来到了秋府，要求单独会见王兰芬，不料秋氏姐妹也进入王夫人房中，秋霓说道：“马先生屈驾来到敝府，想以制台大人的权势逼我姐妹过府或清唱，就直接和我姐妹明言，无须惊动老母。”

马占一略一思索，心想：当面说开也好，以免多费口舌，陪笑道：“学生是给秋虹小姐来道喜的。”

秋霓怒形于色，说道：“要逼我妹妹给制台大人做妾吗！？”你……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马占一见状，把心一横说道：“秋虹小姐原名玥玥，原是制台大人夫妇的爱女，丁酉元宵被拐卖。”他直视着王兰芬，说道，“王夫人不会矢口否认，秋虹小姐是你秋家买来的吧？”

“不错，秋虹是我秋家在她牙牙学语时买来的。不过马先生——实际是制台大人有何证据，说明秋虹就是制台大人夫妇被拐卖的爱女玥玥？”

马占一见秋氏姐妹面色陡变，秋虹泪流满面地倚偎在王夫人身上。窃喜自己料事如神。用十分温和的语气说了富夫

人见到秋虹之后，认为她就是丁酉元宵被拐卖的爱女，和他的一番明查暗访，然后说道，“无疑，秋虹小姐就是珊珊小姐，请王夫人念在富夫人母女情深，允许珊珊小姐认祖归宗。”

王兰芬沉吟道：“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，就算秋虹是珊珊，我们母女的情就不深了。”已是泪如泉涌。

秋虹抱着王兰芬哭叫道：“妈妈！我哪里也不去，你就是我的亲娘！”秋霓也泪如泉涌，母女三人抱作一团，大放悲声。

马占一目睹这世间的母女真情，也为之动容。如果说马占一刚一进入室内，秋家母女的言行尚有“演戏”的成份，那么现在抱在一起痛哭，就是真情流溢了。情势，命运使他们三人成了母女，相依为命，人间挚情莫过于生离死别，秋虹成了制台大人夫妇的“爱女”，候门似海，恐怕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。

马占一缓缓劝道：“你们母女情深，姐妹情重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不过珊珊小姐最终要认祖归宗，这也是命运注定制台夫人母女团圆，望王夫人想开一些，为了报答王夫人对珊珊小姐的养育之恩，制台大人准备了万金，当然不是作珊珊的赎金，是对夫人对她养育之恩的一点补偿。”说着拿出一万两银票。

马占一的话提醒了王兰芬，她起身走到箱子前，打开箱盖，拿出一张发了黄的纸，这确是韵丽的卖身文书，不过落款处是她的叔父，时期恰好是丁酉年二月，因为拐子手可以随便起个名字，而且只写了韵丽的原名玉儿。玉儿本就是象一个女孩的名字，任何人也不会怀疑，这就是珊珊那张卖身契。在马占一没来之前，秋氏母女商议如何应付时，已料到制台会拿赎金，这就要交出卖身契，一更能进一步证明秋虹就是珊珊。王夫人才把它拿出来。

王兰芬把卖身契递给马占一说道：“请马先生代制台大人收回这张卖身契。也请马先生把银票拿回去。让我和珊珊也

保留一点儿母女情。”

马占一坚持请王兰芬收下那张万两银票，两下僵持不下，秋虹突然问道：“马先生，你是受制台……父亲之托，接我回……回家的？”

“是，是！”马占一急忙说道，“学生是受令尊大人和令堂大人之托接小姐回家的。”

“请马先生回去……”

“为何？！”

“我有三个条件，我的生父母答应了我就回去。如果不答应，我还是秋虹，绝不会做相府千金，如果非逼我做玥玥，我就撞死在秋家。”

“小姐请讲，小姐请讲！”

“第一，我有两位母亲，一位是生母，一位是养母，这就说我认祖归宗后，绝不忘这位母亲的养育之恩。第二，按习俗，我这位母亲和我的生母就是亲家，我的生父母对我的养母必须以礼相待，不能视为下贱的艺人。”她流着泪说道：“我母女三人相依为命，虽然每日出台都提心吊胆，担心坏人欺辱，不过一回到家就如春风拂面，突然有人认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可是我又不能不承认这个现实。我只能认祖归宗和生父母团圆。马先生也看见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自幼被拐卖的。一直认为我的养母就是生母，认了生父母，就忘了养母的养育之恩，天理也不容。马先生，你能理解我的感情吗？”

马占一站起来，十分郑重地说道：“学生十分理解小姐的感情，找到了生父母，又不忘记养母的养育之恩，正是小姐知书达理之处，学生一定如实回禀，我想制台大人夫妇会通情达理。”他问道，“请问小姐第三条？”

“请父亲大人出面，保护姐姐，平平安安地卖艺。”

“这好办！学生请制台大人，写一亲笔告示，贴在大观楼戏院门前，不准任何人骚扰秋霓小姐。”

“就请马先生立即回府，向父亲大人请示，最好请父亲大人以书面答复。我没疑义了，立即随马先生回家。”

马占一出秋府，跃上马背，狠狠地抽几鞭子，霎时来到了巡府衙门仪门前，跳下马背，急步到大厅。见制台大人夫妇正焦急的等待他的回音。

马占一拿起巡抚大人的茶杯，喝了一口，说了去秋府的经过。然后呈上那张卖身契，德馨夫妇看了那张卖身契，都流下泪。为爱女被拐卖而叹息。对玥玥提出的前一条件和后一条满口答应，可是对第二个条件却犹豫不决。

马占一说道：“王夫人视玥玥小姐为己生，所以玥玥小姐一直认为王氏就是她的生母，秋家虽隶属乐籍，可不是娼家。如是娼家，在把玥玥小姐接回后，就可一刀两断。学生可是亲眼看到秋家母女三人抱头痛哭的情景，学生也禁不住洒了一点同情泪。不过玥玥小姐请大人书面答复那三条，虽说苛刻了一些，她的感情可以理解。大人可以写一封书信，感谢王氏对玥玥小姐的养育之恩，也可随意地回答了玥玥小姐的三条。”

富夫人说道：“玥玥没被卖入娼家，是祖宗的阴庇。人家秋家视她为亲生女儿，把她培育成才女，虽说登台唱戏，那是为了谋生。冲着王夫人把玥玥调理得花朵儿似的，我也视为她为姐妹，老爷就不要犹豫了。”

德馨一挥而就，书信的内容除谢秋家养育之恩，也答应了秋虹那三条，马占一看了书信说道：“请大人允许学生拿回那张卖身契，以便当王夫人之面恨契两清。”

马占一回到秋府，把德馨的亲笔信交给王兰芬，王兰芬看过之后交给秋氏姐妹看了，他们也颌首表示满意。在马占一拿

出银票卖身契时，王兰芬抢过卖身契撕成碎片，扔出窗外，坚决地说道：“请马先生拿回银票，我绝不会收的。”

玥玥说道：“俗语说的恭敬不如从命，马先生就把银票拿回吧！”

马占一说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学生就将银票拿回了。”他这才命候在廊下的罗翰的乳娘和四名侍女进来，为玥玥小姐梳妆。玥玥临上轿之前，说道：“三日后我回家看妈妈。”秋氏母女洒泪而别。

玥玥的轿子刚刚进入仪门，大群丫鬟仆妇就迎上来，随侍的四个丫鬟将她扶下轿子，又把她扶上一乘小轿，直接抬到后堂，她被扶下轿子时，见一位雍容华贵的夫人，虽然泪流满面，慈祥的面孔上却是喜容，她情不自禁地扑入富夫人怀抱，叫一声“妈妈！”大放悲声。

富夫人紧紧搂着她说道：“玥玥终于回来了！”也放声痛哭！玥玥突觉一股无形的暖流从富夫人身上传过来，使她似乎体验到了母亲的爱是什么？如果说乍见到“生母”的一刹那，她叫的一声“妈妈”和放的悲声，还有一点儿做戏的成分，那么她第二声“妈妈！”就是出自肺腑了。

德馨也不断地用手帕擦着泪水，劝道：“咱们父女，你们母女团圆，这是大喜事，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。”大公子罗翰也流着泪劝慰。

富夫人母女终于止住了哭声，几个大丫鬟急忙上前伏侍夫人，小姐净面，梳妆。

妆毕，玥玥跪倒拜见父亲，她用满语叫出了“阿玛！”两字，又流下热泪。

德馨把她拉到膝前，抚摸着她的秀发，柔声说道：“不要哭了，再没人敢欺负你了。”用手帕为女儿擦了泪水，这时家宴已

摆上，罗翰拉着妹妹的手，请她就座。德馨父子开怀畅饮。

罗翰见妹妹不喝酒，问道“珊珊你咋不喝酒？这酒是甜的。”

珊珊想到今后再不用登台唱戏。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，呛的直咳嗽，嗔道：“哥哥真坏，我刚回来你就骗我。”

“我可没骗你，难道这酒不是甜的吗？”

珊珊忽闪着长睫，说道：“哥哥说的对极了，这酒自然是甜的。”

大观楼戏院门前贴上了一张告示，晓谕军民人等，戏楼歌院乃展示艺技的场所。无故滋事生非者严惩不贷。

年月日后面盖着制台府，知府衙门，巡警司衙门的大印。

原来德馨夫妇找到了丁酉年元宵被拐走的爱女的消息。不胫而走。制台大人爱女竟是大观楼戏院的名女伶之一的秋虹。德馨的下属没理由还要找借口送礼，岂能错过巴结上司的机会，几日来贺客盈门。

珊珊小姐认祖归宗之前，马占一向他父亲提出的三个条件很自然地传到知府，巡警司督办的耳朵里。借送礼之机，赞扬珊珊小姐，情深义重，不忘养母之恩，义姐之情，杭州知府和巡警司督办请求和巡抚大人联名，出了那张告示。

珊珊找到了亲生父母认祖归宗，很快在雪梅诗社的诗友中传开。彭逊、傅博、谢君宜、秦珩等人，纷纷拜访秋府，向秋霓探听经过，最关心的是傅博。

秋霓只得详述珊珊认祖归宗的经过。

傅博回家，向老母谈了结识珊珊的始末，说道：“如今已不存在门第，出身的障碍，请母亲允许儿子托媒人到制台大人府上提亲。”

傅博的母亲孙氏夫人，倒是顾虑重重。她认为傅博虽是丁未探花，又职授翰林编修，但德馨是满州八大贵族之一的钮祜禄氏。他的夫人是满州八大贵族之一的富察氏。满汉虽有通婚的先例，但多是女子嫁到男家，出嫁后在姓氏的后面加上一个“佳”字，称为某佳氏。汉人娶满州贵族女子为妻的几乎没有先例，何况满州八大贵族历来是相互通婚，珊珊是制台大人的爱女，怎会下就一个翰林编修。

傅博虽然认为老母的顾虑很有道理，还是托了挚友彭逊到制台府提亲，果不出孙氏夫人所料，德馨婉言谢了媒人。傅博焦急地等待着诗社的聚会，可是珊珊竟没参加朔日的聚会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诗社发出的帖子被德馨扣留了。

富夫人为补偿爱女十二年失的母爱的遗憾，一个月来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对珊珊的爱抚之中，珊珊在没有认祖归宗前，傅博的爱，本就抚平了她心灵的创伤，使她处于少女的梦幻之中，母爱使她完全忘记了认祖归宗前秋霓对她的叮嘱。倒是富夫人关心爱女，发现十四岁的珊珊未见初潮，请来医生为珊珊看病。经过诊脉，医生开了方子。果如秋霓所料，药方是北京达仁堂药房的验方“定神汤”，不过加进了阴起石，鱼肉、枸杞，三七诸味。

这个医生是一位名医，出了方子之后，对富夫人说道：“按医理，贵府小姐已到了天癸初至的年令。不过也有例外。学生就经历过一个特殊的病例，脉象和贵府千金大同小异，二十三岁才见初潮。据贵府千金的脉象，不便投以猛药厚味，按学生开的这个方子，先服上四五剂，如不见效，夫人也不必着急，因为欲速则不达，反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只是每月按方吃上三四剂，我料贵府千金，二十岁以内定会天癸初至。”

富夫人遵医嘱，为女儿亲侍汤药，连吃了五剂，也没见天

癸。但是玥玥白玉般的面颊，如同燃起一团火。总是灰灰地打不起精神来。

富夫人遵医嘱再不敢给爱女服药了。又请来那位名医，诊过脉之后，这位名医对富夫人说道：“果不出学生所料，贵府千金根本不是病，只是子宫较正常女子发育晚了许多。这在西洋医学上称“子宫发育幼稚症”，学生愿传给贵府千金一套气功，只要贵府千金坚持练功，每月再按学生开的方服上两剂。我这套内功乃不传之秘，贵府千金必须保证不传外人，学生才传。”

“请问先生，传这套内功需要多少医金？”

“这套内功千金难买，学生不收分文，只是请贵府千金不外传。”

富夫人点头承诺，这位名医把这套气功传给了玥玥，她遵医嘱坚持不辍地练了这套气功，数日后果然体健神清。

气功是我中华特有的一种健身术，古代称气功为“祛病延年法”。气功实际包含着两层含义，一是“气”，一是“功”。

所谓气，是指“先天之气”，和“后天之气”。“先天之气”是从母体中带来的，“后天之气”是人生下来从大自然中吸进后又呼出的。古代练内家功夫之士，就是把“先天之气”和“后天之气”经过修练，达到“合二为一”，就是古代武学称的“内功”。如《黄帝内经》所言，那些练功有素的武学之士，就是对“真气”，“内气”的修练，通过“意念”、“呼吸”、“形体”的锻炼达到“呼吸真气，独立守神，肌肉若一”的境界。

纵观清朝武林历史，武林名家多是反清的，如朱明福王堂叔朱德畴。在朱明鼎革，明之遗民、名士多誓不帝清者。

朱德畴入少林寺出家，号痛禅上人，就曾以少林寺为基地，联络武林志士，反清复明。故康乾年间，少林寺两遭焚毁。

到了晚清，洋枪洋炮传入中国，一个普通人手持洋枪，俗

话说“二姆指一勾”，无论你有那么深的内功，多么高的武功，也要中弹身亡，所以许多身怀绝技的武林异士，也就遁迹风尘，再不授徒，更不显露武功。

为玥玥治病的那位名医，就是遁迹风尘的一位内家高手。他传给玥玥的那套气功，实际是一套只适合女子练的内功——“敛精内视”之功。这套内功是古代练气所创。相传明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克北京前一夜，剑斩亲女，断了长平公主一臂。她得一位武林异人救出明皇宫，传给她内功，其中一套，就是“敛精内视”之功。

相传长平公主在明亡三十年后，曾潜入皇宫，刺杀康熙，那时的长平公主已是四十五岁了，可是康熙见到的仍是一位二十左右岁的独臂少女。

相传她一剑刺向康熙时，传她武功的那位武林异人突然出现，弹开了她的宝剑。康熙问长平公主为何要刺杀他？！长平公主不但被康熙的帝王之风所折服。也为康熙励精图治，施仁政于民的事迹所感动，她弃剑准备飞掠出康熙寝宫时，康熙真诚挽留，并暗示他们可以“珠联璧合”。那时康熙的皇后生了胤祁就死了。并暗示封她为后，主持六宫。

长平长叹一声，说了一句：“望皇上施政于民！”飞掠出皇宫，在岷山健寺出家。

女子练了“敛精内视”的气功，不但可以驻颜，亦可延年益寿。那么隐于风尘之中的这位武林异人，内家高手，为什么要传给玥玥这么一套世所罕见的内功呢？

他遁迹风尘之后，潜心于医术，内家高手都精于点穴，他又研读了上自“黄帝内经”下到现代医学著述。又涉猎了一些人译的西方医学。他给玥玥诊脉时才断定她发育不健全。才准备以“敛精内视”之术治愈玥玥的不育之症。在传她“敛精内

视”之功时，他也反复地想过，该不该把这套武林异术传给她，后来他终于认为，与其把它带到棺材里去，不如用它一试，练了这套内功的不孕女子，再辅以汤药，能否医好女子的不孕之症，如果有效，也是对医学的贡献。

玥玥练了这套内功，不但体健神清，而且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，实际这是一种“走火入魔”的现象。虽对她的身体无害，她的心灵却起了变化。

她认祖归宗后，自己住在一所院子里，到秋府去接她的四个丫鬟成了她的贴身侍女，为了纪念她的四位师兄，她为四个丫鬟改了名字：念霞、念芳、念芝、念玉。以寄托对他们的哀思。院内还派了四个粗使小丫鬟，两名仆妇。

富夫人鉴于爱女自幼流落风尘，虽说是一位才女，对满州贵族的礼仪却知之甚少，特意派了一位有地位的管家婆，做玥玥的教引。这种习俗是从皇宫中传到贵族之中的。皇宫中的公主，和各亲王的郡主，都有教引，教给公主，郡主们皇家和王家礼仪。

富夫人从丈夫拒绝了几家媒人，已看出丈夫的心意，他是要将女儿许配某一个亲王和郡王之子。首先考虑的是肃王之子乌勒。所以特意关照玥玥教引嬷嬷刘氏，一定要教会玥玥应酬那些王孙的礼仪。以备一二年后带她进京择婿。

近日来念霞等大丫鬟发现小姐时常对着一张诗笺垂泪，这些侍女本就聪明颖慧，善解人意，他们揣摩小姐心里定是想着一个人。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被老爷拒婚的傅公子。

念霞们想的不错，傅博托媒遭拒，德馨虽不反对玥玥到秋府探养母，却反对她再参加雪梅诗社的吟诗酬唱。在玥玥要求探望养母时，要请示父母允许。诗社里早就有人事前告诉德馨，诗社诗友们何时聚会，在玥玥请示探母之时，德馨夫妇总

是安排她避开诗社开社的日子。目的就是避开傅博。玥玥到秋家住上一两日，富夫人就派人催玥玥回家，而且玥玥每次到秋家探养母，除了四个丫环随侍。教引刘妈都要跟着。告诉玥玥这件事该怎么做，那件事不该那么做。

玥玥不以为然时，刘妈就说这是奉夫人之命。玥玥被她管束得一点自由也没有了。

傅博托媒人遭拒，这是他绝没有料到的，自忖自己是丁未的探花郎，论门第，论出身，论才学，那里都配得上玥玥，可是毕竟遭拒绝。三个多月来，他无时无刻不梦魂牵绕着玥玥。录了唐代诗人黄仲则的“非莫惜别为怜才，几度红笺手自裁，湖海有心随颖士，风情近日返方向。无多掩慢留香住，依旧窥人有燕来，自古同心终不解，罗浮琢树至今哀。”的诗。

诗中说的是一个痴情女子，一心追求她的心上人，但终于分离。诗人怀念他的红颜知己，盼望她旧燕归来，可是只怕未能如愿了。

傅博录这首诗又别有含义：他和原来的秋虹曾经海誓山盟。当时秋虹曾因她出身卑贱，是个女伶，担心傅博会中途抛弃她。傅博曾对天盟誓，只要她肯嫁，他就以正室夫人之礼迎娶之。一生也绝不纳妾。

当时秋虹也立誓非傅博不嫁，如果傅博嫌她出身卑贱，她就削发出家。

最初傅博恨玥玥无情，地位改变了，心也变了。后来当他知道德馨不但拒绝了他托的媒人，也拒了总督府的媒人，和藩台府的媒人。玥玥不但不知情，她也被教引嬷嬷“锁在深闺”，也料到德馨是要将女儿许配给那位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的儿子。

傅博不甘心舍弃玥玥这样如花似玉，曾经海誓山盟过的

恋人，轻度了这似水年华。读了黄仲则的诗，托好友彭逊，请他转托秋霓趁玥玥来秋府探养母时转交给傅博。

秋霓已知道了富夫人为玥玥延医诊“病”，暗自庆幸她因“病”不能出嫁，而以钮枯禄氏家族的千金终老天年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归宿。在她知道傅博求亲遭拒，不单为玥玥庆幸，更为傅博庆幸，这样他总可以解脱“情网”，以他探花郎的功名和门第，觅一淑女为傅家传宗接代。更重要的是原来的秋虹已陷入“情网”，一旦傅博发现她是一个“人妖”，不但惊世骇俗，他们的身世也就难以隐瞒下去了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但是傅博录的黄仲则这首诗的诗笺，彭逊受傅博之托，求她转交。她就难于拒绝了，只好趁玥玥探母之机，将诗笺交给了玥玥时秋霓说道：“虹妹！我所以叫你虹妹，是提醒你，我们不是北京玉翠班的“相公”，或原来怡春班哪个叫什么丽的“相公”，心甘情愿的自阉，缠足嫁给内务府的大臣杨立山做妾。我是朝廷缉捕的重犯，而且你我如今的身份，尤其你如今的身份，是不能嫁人的。那不但要惊世骇俗，我要以朝廷重犯的身份被刷，你也要被以“人妖”骗人之罪被送断头台。你我死不足惜，这不但害了义母一家，也要使张本正兄弟两家家破人亡啊！”

玥玥当时完全理解秋霓的话，可是回到制台府，又成了玥小姐，尤其修心了“敛精内视”的气功之后，又隐入了少女的梦幻之中。所以拿着那个诗笺垂泪。

第 35 章 情债孽缘

自丁未年元宵之后，玉振班的艺人们几乎全班被恶霸杨胜害死。现在仅存下三人。

韵玉被杨胜扣下逼他做男妾，他为了救全班子的二十四条命，其实不止是二十四条命，因为其中尚有四名搭班艺人是拉家带口的，如果他们被杨胜截杀，这四家也要家破人亡。

韵玉一度曾想过，为了师父，师叔，师兄弟们，甘愿牺牲自己。做杨胜的男妾，只要杨胜不暗害、截杀师父们，被阉、缠足也认命了。可是他终于下决心杀了杨胜，准备在“三法司”大堂上为天下艺人呼喊。运河被救，顶替了怡玉成了革命党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也终于觉悟，艺坛上所以豺狼当道，艺人们所以被视为下贱，尤其那些“相公”班子的“艺人”，还得为娼，有的被卖给人做妾童，甚至被阉割，缠足给人做男妾。主人死了还得陪葬。有的还被直接卖掉，被丧家活着灌了水银毒死，扮成“金童”，“玉女”为死者陪葬。这不是哪些艺人命不好，造成这一切罪恶的根源，是满清这个无道的王朝。清王朝的开国功臣，大明的二号汉奸洪承畴（头号汉奸吴三桂）家里就养着妾童，相传他宁远战败被俘，就是因一个“相公”降了皇太极的。

在丁未元宵之夜，曾经拔剑和杨府走狗耿且怒目相对的英俊武生尚梦霖，不甘心韵玉陷入杨府，终至于运河边杀官差、劫钦犯、犯下了弥天大罪之后，关怀师嫂一家的安危，潜回了北京师兄家中，在他面临被捕受三千六百刀的刷刑，又会诛连师嫂和师兄留下的遗孤时，绝处逢生。

在戏台上扮演女人也拒绝的尚梦霖，不得已男扮女装，一步一步地被逼成了女伶秋霓，为了使“扮演”的“角色”不露出破绽。不揭及无喜，他终于走了自残躯体的道路，甚至甘愿为爱她的人做妾，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认命了。

在丁未元宵吓得浑身战抖的韵丽，在津南荒滩以死和杨府走狗相拼，被掳后遭蹂躏，因为耻为“人妖”活在人世，撞死在大堂上，复活被救后，王升将她送到师母家中，母爱使他活下来，一场《百花仙子》，使她进入了少女的梦幻之中。阴差阳错成了相府千金，竟要追求男女之爱，苦苦的恋着她的意中人，丁未探花郎傅博。

秋霓已经写出了《梨园恨》剧本初稿，因为剧本写的是玉振班，写来自然得心应手，任何剧的结局都是全剧的高潮，可是无论如何她对结尾也不满意，三易其稿。在她自己看来一稿不如一稿。后来她悟出一个道理，因为玉振班死里逃生的两个人，她和珊珊还没有一个“结局”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们的生活道路还没有到人生尽头。所以写不出《梨园恨》的结尾。

就在她为《梨园恨》剧本的结尾实思苦想之际，发生了一件使她的感情受到严重冲击的事。

这一天秋霓正坐在书案前，阅读汤显祖的《临川四梦》，打算以《紫钗记》、《还魂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中得到启示。写好《梨园恨》剧本的结尾。春儿进来告诉她，有一位贵妇人来访，正候在客厅。